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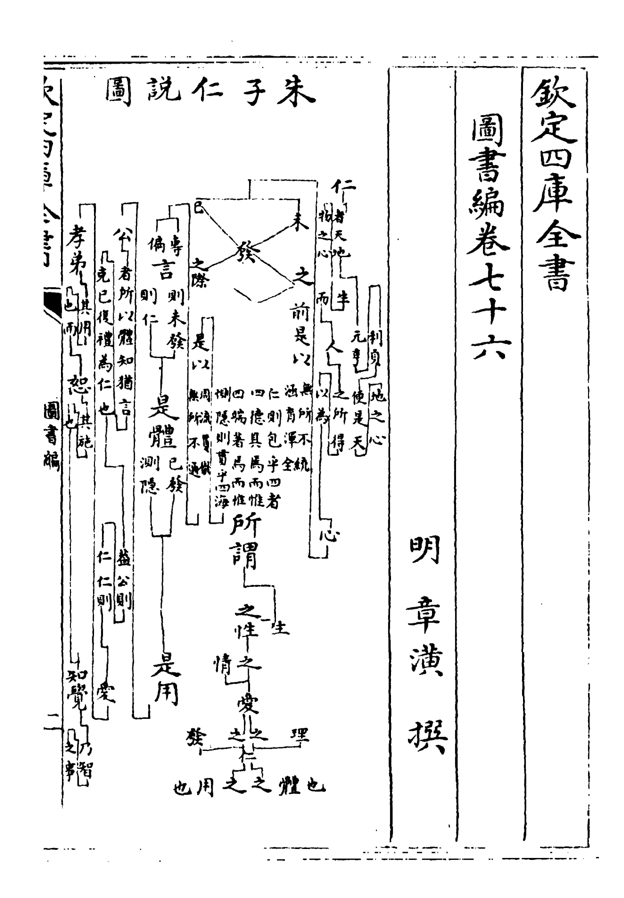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七十六

明 章潢 撰

朱子仁說圖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人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信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

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

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

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

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

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已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古今言仁考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禮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難乎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

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大學傳曰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力行近乎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曰仁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顔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

亦須通四德以言之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

為仁則不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鷄雛此可觀仁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仁則一不仁則二　大率把

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

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

死者為不仁令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問一日静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虚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可好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禄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已為本克

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乆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乆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乆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

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非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曰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

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

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

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

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一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足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

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

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愽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愽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隠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愽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愽愛做仁了終不同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

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手

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

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黄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

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

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大泥了愛人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愽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别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

若轉一步看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體謂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已銘又欲克去有已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已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其實也如

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内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抵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顔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

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纎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

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葢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説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

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

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説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可深味之

魯齋許氏曰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真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

臨川吳氏曰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

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

敬軒薛先生曰思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陽明王先生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明明德

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處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全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

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内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人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陽明子曰大人者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

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毁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

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大人之學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仁總論

學莫要於求仁論語二十篇聖賢問答莫非求仁之方而仁之所以為仁聖人且罕言之矣仁豈易識哉昔之人有以愛與公與覺言仁者皆不足以盡仁也朱子則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

通此仁之體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用為萬善之長也論仁之理亦既詳矣獨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說仁者曾有親切簡明如孔孟者乎但不識人之所以為人其何以識仁也是故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惟人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獨得其秀而最靈者焉精氣為物形之謂也游魂為變神之謂也形神渾合活潑潑地人之謂也故細觀人之一身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及爪

髮之細内而髓精血液五臟六腑以及神氣之靈統同而融會為一身焉此身自頂及踵周流貫徹生生不息故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臟腑之運化經絡之管攝血脉之流注雖各一其職而聯絡以共成一體無毫釐隔礙此其所以為活人者何也仁也無故毀傷其肢體拔一髮斷一爪即痛徹渾身此心有不忍焉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自知覺者何也仁也即六尺之軀為一元之會四端萬善悉從此出人

者仁也不信然哉斯人也設病痿痺則手足吾之手足也痛癢若不相關便為不仁之人矣知痿痺為不仁則仁即人也斷可識矣一人如是人人皆然人固如是大而天地微而萬物亦莫不然所謂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天地萬物為一體者非以仁為美而有意以為之也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混混淪淪本同一氣無有間隔故不獨骨肉至親恩愛浹洽如手足之衛頭目腹心之顧四肢一或觸之自然萌動此

衷自有不容已者觀其遇孺子入井而倐然惻隱遇鳥獸哀鳴觳觫而倐然憐憫遇草木摧折而倐然矜恤遇瓦石毁裂而倐然顧惜雖由親及疎不無差等而不忍之心則一而已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而謂之體謂為愛之理發而謂之用謂為愛之施統而言之人之心也猶元亨利貞統之為乾元坤元大生廣生而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惟其人人同此仁體所以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莫不知愛其親者

此也所以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要只在不失赤子之心者此也所以慈母不待學而後嫁自能保養赤子者此也所以八荒我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此也所以萬物皆備於我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者此也所以形色天性而踐形惟肖骨肉都融與道合真而爲天下之完人者此也否則一或不仁不特隔形體分汝我視至戚若仇讎甚則縱耳目之

欲雖毀傷軀命而不顧自暴自棄雖有仁者亦無如之何矣雖然人特弗之思耳彼一肢一節或痿痺不仁則不遠秦楚之路必求良醫以自療治而渾身麻木不知痛癢乃不思求明師為之鍼砭其惻隱之心安在哉知所以惻憫孺子鳥獸草木以及瓦石而忘自惻焉胡為乎不自愛也不自覺也不能公此身于天地萬物中而自戕其生生之真機也人之其心不仁一至此哉噫孔子之為人也發憤不厭故中心安

仁回之為人也竭才服膺故不違仁善乎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萬世為人之極則也後儒止以公理視仁不教人以人道自盡天下鮮仁誰之咎哉

道

古今言道總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書洪範篇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

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夫道一而已矣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

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説滅熄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韓子原道篇畧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為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

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

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　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虚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而言非道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道之

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有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

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張子曰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静相感之性是性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

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逺矣　人知道為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為體

邵子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

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隠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峰胡氏曰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

與用斯為道矣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得而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道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渴飲食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與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道體隨

處發見　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刻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

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

樂庵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道一而已而以修身為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也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

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葢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　當其可即是道葢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為中也陸子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道遍滿天下無些少空缺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

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　事外無道
道外無事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草廬吳氏曰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出或入器與水

未合也水在器中凝而為氷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器與水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

困知記曰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隂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隂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

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識之也學者試以此言潛玩精思久久自當有見

道總論

道一而已矣在天為隂陽在地為柔剛在人為仁義其道一也是道也統攝三才流行萬化自一息至不可終窮自一毫至不可限量悉由之以綱維而主宰焉世有治亂道不因之以汚隆人有聖狂道不因之而增損雖罹秦坑焚之慘而道如故也然由秦以降

志道者率病于多岐何哉韓子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其教既三從事于其教者安得不岐而三之哉孔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葢統天地造化言之也程伯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識之信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道道即器也故下文即舉繼善成性而仁知不可偏藏用顯仁而德業所畢備言道者斯其準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也下文即曰修道之謂教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皆此意也可見仁義人之性也言立人之道舉性之仁義無餘蘊矣何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成象於天者萬有不齊而立天之道陰陽盡之矣水火山川土石草木成形於地者萬有不齊而立

地之道剛柔盡之矣君臣父子男女飲食體備於人者萬有不齊而立人之道獨不盡於仁義乎哉況舉仁義已該夫陰陽剛柔此道之所以一也孔孟而下惟韓子原道亦自仁義言之雖指博愛以名仁遺格致以言大學而以仁義言道則確有定見曰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道易明其教易行也又斯吾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觀其前舉文法居食若不過斯道之粗迹後敘堯舜相傳又莫窺斯道之淵微而其源一本諸仁義之德古今論道莫詳于斯矣何後之名道者各一其辭云動而正焉之謂道云變通之謂道云自理言之謂之道云大和所謂道云當其可即是道云由氣化有

道之名云道者體用之總名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即其言非不各有攸當終不若韓子原道只自仁義言之較親切著明匪特確遵孔孟遺訓人人皆可與知而與能焉使其言一定不易即此可以閑先聖之道可以放淫詞息邪說距詖行而佛老之學不攻自破也惟儒家意見雜出各一其說故佛老之徒敢為高論以乘之殆將率天下人盡歸之無為無着虛寂湛靜而後謂之道也已盍觀其言乎曰道可道非常

道曰道之為物為恍為惚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曰道自虛無生一炁此非老氏家之言乎曰道無方體隨緣自在曰道越三空不可思議曰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曰如來自在力無量刼難遇若生一念信速登無上道此非佛氏家之言乎是其教各以虛寂為宗則學其道者不得不脫離父兄妻子以求其所謂虛所謂寂而與聖人仁義之教視之皆恩愛坑塹恐逺之不暇矣雖然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粵北

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人仁義之途皆
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
雖愛親敬長百姓尚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
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易道之所以一也
若二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為妙道曰旁日
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曰光明寂照無所不
通不動道場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大空頓超三界如
之何可同日語也合而觀之道若大路人豈難知昔

孟子于學仁學義之偏者尚懼流獘至無君父今海内高明俊偉悉甘心無君無父之教是誠何心哉噫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莫此時為甚故余于韓子原道深有取也

達道

中庸之道何道也天下無人外之道也天下無人外之道又豈能遠人為道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道也費而隱微而顯雖

聖人有所不能盡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而為夫人率性之常也但仁智各一其見百姓日用不知所以有過有不及而素隱行怪廢于半塗此中庸不可能也孰知道本不可離而人自離之哉欲修道者果知道不遠人自造端夫婦以至子臣弟友之倫本之為庸德之行行而世為天下法本之為庸言之謹言而世為天下則修道之教于兹立矣然又謂和為天下之達道何也喜怒哀樂斯須不能去身者也人于日

用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君臣朋友未有一日能相離者應接間其能斯須離喜怒哀樂之情乎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隨其所接固盎然太和之充周也使一有不和則雖欲宜兄弟樂妻孥求父母之順也難矣安望其獲上而信友也然亦非待喜怒哀樂之發方知所節也未發之謂中夫固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正以時時此未發之中時時此天命之性則喜怒哀樂自爾

中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自莫不和天地萬物自然位育而四達不悖矣是故謂之中庸者一中以為日用之常達之天下不可須臾離也譬木之根水之源其枝葉花實固榮謝開落不常而根自生生之不窮其盈科放海固波瀾流注不一而源自混混之不竭斯道達之天下一由天性降衷者以立其本此所以無所不達而為率性之道也特君子自戒懼中來而中和位育乃其常事若無所忌憚即為小人反

中庸矣雖然人知道不外乎倫矣不知即吾天命之性人知道不外乎情矣不知即吾未發之中此子思子所以必推本言之之意也夫何中庸之道不明于後世迺自以為求道于天命之性淵淵乎無聲無臭而已矣謂父子兄弟為假合之相而必欲斷絕乎人倫自以為求道于未發之中黙黙乎不覩不聞而已矣謂喜怒哀樂為恩愛之私而必欲寂滅乎種性道其所道豈中庸不遠人之道哉達之一身一家且不

能其何以達天下哉故曰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性道總論

性道一也人所固有亦人人所各足本不俟外求而後明以其所固有各足者證諸聖經亦非無徵而不信是故有先言道而後性者有先言性而後道者究其立言本㫖各有攸當也後世乃岐性道而二之老氏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佛氏云性覺真空性空真覺

言道不言性可也而道則一歸諸虛言性不言道亦可也而性則一歸諸空諸儒每兼言之未免認氣質為性指方法作用為道此所以性道愈晦無怪學術多岐人人得逞一見横一説標立宗旨俾志士莫知適從貿貿焉各任意識馳騖而失彌遠也孰知信而好古聖謨自有不容紊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得非先言道乎然此自天道言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其各正故論語謂之

性相近也豈専指生之謂性混人與犬羊而一之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非先言性乎然此自人道言又曰性之徳也合外内之道也惟其道合内外故易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惡可一歸諸虛無空寂且執一廢百莫可勝詭也即此觀其會通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性也即天道之陰陽也原無天人之殊無先後之别性即道道即性也昭昭矣惟知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彼

謂無善無不善可乎惟知率性即道而五倫乃天下之達道也彼謂道可道非常道可乎惟知性善本相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道必根諸天性斯道不可離性必顯諸道義斯為達道凡岐而二之者皆非真知性道者矣雖然堯舜性之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